

· 名人名著译丛 ·

哲学与真理

尼采 1872—1876 年笔记选

【德】F.W.尼采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名人名著译丛

哲学与真理

尼采 1872—1876 年笔记选

Zhexue Yu Zhenli

【德】F.W.尼采

田立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PHILOSOPHY AND TRUTH

Selections from Nietzsche's Notebooks of
the early 1870's Friedrich Nietzsche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79

本书根据美国国际人文出版公司 1979 年版译出

哲学与真理

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

〔德〕 F·W·尼采 著

田立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0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129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5-898-3/B·53

定价：5.80元

奥林匹亚的晴空

(中译本序)

在那些茂密的树林中，我们看到每一棵树都在为争夺一片阳光而奋斗，竭力地向天空伸展自己，长得又高又直，仿佛是孩子伸得长长的手臂。如果植物也会做梦，那么它们最常梦见的一定是一片又一片自由的阳光。

人也是光的孩子。本来，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在地上爬行的，但当有光线从上面落下时，他们的生活被照亮了。他们张开眼，抬起头，站起来，成了人，从此不再生活在脚下的黑暗中，而把心灵永远地系在了蓝天上。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然而，并不是所有时代的所有类型的所有个人都有机会接近天空的。山峰越高，就越有吸引力，但也肯定越人迹罕至。人是土做成的，要想让他们像水一样映照出天空是多么不易啊！必定只有极少数神话般的人物才做到了这一点。

就是那一望无际的树林，如果与曾经存在过的无数

种子和幼苗相比，也肯定是极少数。

是的，我们是从神话的天空中墮落下来的。想一下，人类的祖先最初生活在一个怎样光明的世界：自然充满了声音、意义和色彩，无时无刻不在恐吓他、威胁他、爱护他和抚慰他；它们也许是他的朋友，也许是他的敌人，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它们都没有遗弃他，让他生活在一个荒凉、丑陋、连个人影也不见的死寂世界上。

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小心眼看去，原始人的生活肯定苦不堪言：那些野蛮的风俗，那些严厉的禁忌，那些匮乏的生活和那些可怕的疾病，现代人只要瞥一眼就会心惊胆战，因此原始人必定总是愁肠百结，郁郁寡欢，以致他们竟然能够一直忍受这一切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了。

这是多么大的偏见和误解！

原始人是人类的儿童。人类的儿童是原始人的后代。有谁见过比儿童更快乐的成年人？有谁见过比儿童的微笑更动人的微笑？在我们幼小的时候，一块糖果，一根冰棍，几棵石子，几堆沙土，都使我们感到由衷的快乐，而当我们长大了，珍馐美味和真正的王位也打动不了我们的心。我们童年的天更蓝，我们童年的草更绿，因为生命的太阳照耀着它们。

当然，原始人也有痛苦，甚至比我们更多痛苦，但是他们有强健的生命，痛苦并没有使他们像使我们一样伤感和呻吟，从而败坏掉整个生命。不，他们忍受痛苦。他们的痛苦也是健壮的。他们的痛苦的乌云没有遮住太阳，反倒被太阳镶了一道好看的金边……

与原始人相比，文明人的痛苦和快乐不过是一个老年人的伤感和淫乐。

因此，是我们而不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更为阴郁的世界上。光线渐渐地暗淡了。我们生活在原始巨人的阴影中。当那些光像野兽一样被从四面八方驱赶进知识的栅栏时，我们的头脑变得富有了，而心却空虚起来。我们的生命贫乏了。我们失去了某些最宝贵的东西。

人们认为原始人和儿童只是沉浸于梦，但是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梦的话，那沉浸于梦就是沉浸于生命。对于梦境(人生)来说，梦想是唯一的逻辑、光线和现实。你不可想象走出梦，因为那就意味着走出生命。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的生命力已经无比微弱了，虽然我们已把朝霞当作迷雾抛在了身后，但是只要我们仍然活着，只要我们还是人，我们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梦。我们只是不再做梦，我们已经丧失了做梦的能力，但是梦却仍然做着我们，像做着梦中的景象和角色；我们不再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但却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我们通过原始创

造时期的一度再现(儿童时期)得到原始神话世界的概念残余并靠它为生,仿佛是一个完全丧失行动能力的人,其他人不仅要为他准备饮食,而且还要喂到他的嘴里……

一切创造性的存在都是梦幻性的,它们撕破了阴郁的陈旧现实,以一种活泼的方式重新组合它们,从而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明亮效果,如同带来了新的光源。人之于动物界,动物界之于有机界,有机界之于无机界,都是梦幻性的。

梦不可能是长久的。它是两个永恒之间的一段有限的时间。它实际上不是时间。它是时间的停止和否定。在梦中,正常的时间停止不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时间性的生存和记忆。然而,时间毕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它终归要重新取得控制,洗刷一切存在和记忆。

因此,我们的堕落是一种自然进程。再好的戏也不能不收场。当生命的活剧演过之后,哪怕我们仍然赖在台上不走,灯光也会慢慢地暗淡下来,用黑暗的大幕把我们包起来。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生命就不会放弃。对它来说,**存在就意味着永远存在**。完全不存在是它不能想象和理解的。所以,在它从普遍生活中退出以后,它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仍然保留着它的最后的气息,在天才的作品中展示自己。

现在，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撕碎日常的道德现实和语言现实，透露出一片昔日的晴天。过去所有人都生活在光明之中，现在光明却只存在于少数天才的头脑之中；过去是自然的东西，现在却只有通过哲学、艺术和道德的艰苦努力方能取得。生命变得越来越艰难了，普遍生活退化成了个人的奇迹。

天才是人类自身的记忆。当我们不再记得自己是人时，我们也就最后不再是人了。只要我们还记得自己是人，我们就有可能有朝一日再度成为真正的人，或者说，至少我们能作为人死去。

天才是一座希望的桥梁，它指向彼岸，但并不保证彼岸。

天才站在一片收割过生命和丰饶的原野上，留下种子，祈盼来年。

奥林匹亚的晴空，光照千秋。

生命是最简单的真理，也是最后的真理。只有生命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也只有生命的力量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当我们失去生命时，没有什么能使我们快乐起来，正如对于一个失去胃口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美味。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快乐，那就没有什么能使我

们快乐；如果我们**不爱**，那就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爱。生命的泉水枯竭了，世界也就跟着荒凉了。一切现代的力图使人快乐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些麻醉剂，带给人的是一时的虚假的刺激，随后就是更大的痛苦和空虚。我们像是一个中毒日深的吸毒者，越是渴望和追求快乐，结果就越是不快乐和摆脱不了折磨。唯一的道路是回到生命最初的源泉和永恒的存在。如果它们不能成为我们的再生的摇篮，那就让它们成为我们最后的归宿吧。它们是生命天空中能够照顾我们的最后的光辉。

让我们离开平原，登上高山，面向蓝天。

让我们坐下来，读那些最伟大的作品。

译 者

1993.5.

目 录

[1]	奥林匹亚的晴空(中译本序)
[1]	一、论真理感
[7]	二、哲学家、艺术与知识之争思想录
[89]	三、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
[100]	四、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性
[125]	五、艰难时代的哲学
[156]	六、科学和智慧的冲突
[180]	七、其他计划和摘要

一、论真理感(1872)

名声真的只是最合我们自爱口味的一道好菜吗？为什么那些最伟大的人在他们的最伟大的时刻都热衷于它？在这样的时刻，个人一下子觉醒了，以一种创造世界的气度指点江山，用他自身的光明为周围带来光明；在这样的时刻，个人突然感到一种充溢全身的幸福的确实性，确信那使他得到升华并把他带到极境——因而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最高感觉——的东西不应该对后代隐藏。在所有未来世代对于这些觉悟的永恒需要中，个人看到了他自己的名声的必然性。人类从此不能没有他。由于这一觉悟时刻集中体现了他的内在本性，所以他相信自己因之将不朽，而他生命的全部其他时刻都只是无足轻重的点缀，陈腐、粗俗、毫无必要而且速朽。

流逝和消失使我们遗憾，并常常感到震惊，仿佛它们让我们看到了某些根本不可能的东西。大树折断使我们快怏不乐，高山崩塌使我们心怀悲憾，每一个新年除夕都让我们感觉到了存在和生成的神秘矛盾。但是，人的精神最不能忍受的是，尽善尽美之境也会像一束光一样稍纵即逝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后代和子嗣。因此，他发自内心地要求，一切曾为“人”这个概念增光添彩的东西都必须永远存在^①。文化的基本观念是：那些渴望名

声者的坚强信念将不会落空，伟大的时刻在任何时代都是伟大的，它们形成了一条像山脉一样的链索，把世代的人们联系了起来。

伟大的东西应该永存这一要求引起了剧烈的文化冲突，因为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对此都一口否定。平常的、渺小的和平庸的东西像沉闷的空气充满了世界，而我们却不得不在其中呼吸。它们啸聚在伟大的东西的周围，随时准备消灭和扼杀它，并且挡住了它通往不朽的必由之路——人类的大脑。作为一种可怜和短命的生物，人类在他们那有限的需要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艰难地在片刻之间逃开他们自己的毁灭。他们渴望生存，为了片刻的生存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有谁能认识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只有伟大的东西才能幸存下来的困难的接力赛？但是总是有那么几个觉悟者，认为他们自己与伟大的东西结有善缘，仿佛人生是一件可荣耀的事情，而那些不可一世的、苦思冥想的或充满激情的生活者^①的事迹乃是这株苦涩植物的最甜美的果实。他们全都留下了一个启示：活得最美的人正是那些并不尊重生活的人。当普通人一本正经地对待这片刻的生存时，那些走向不朽的人却知道如何报之以奥林匹亚式的大笑，或者至少是用一种高贵的轻蔑打发它。他们带着讥讽的微笑走向坟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可埋葬的。

① 从这一句到下一段结束与《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部分中的一段文字几乎完全相同。

② 分别指政治领袖、哲学家和艺术家。——译注

这些名声迷中的最勇敢无畏的骑士只能到那些一心倚剑昆仑、饮马天河的哲学家中去寻找。他们超凡脱俗，独往独来，对群众的激动和当代人的欢呼不以为然。漫步独行是他们的一贯本性。他们的才能是最罕见的，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不自然的，甚至与相似的才能格格不入、反目成仇。人和自然中的一切都与他们为敌，而他们的自满的城墙似乎是用金刚石作成的，坚不可摧。虽然他们奔向不朽的旅程最艰难也最曲折，但是他们却比任何人都更对实现自己的目标信心十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为哲学家如果不能面对全部世代就将一无所有。哲学思索的本质就是忽视眼前的和暂时的东西。真理在他手里：让时间之轮随便转吧，它反正逃不出他的手心。

知道过去存在过这种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假设过去不曾有过这种人，我们自己永远也不会想到智慧的赫拉克利特(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典型)的骄傲。任何知识追求似乎都是内在地未满足和不满足的，因此，如果不是历史作证，谁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帝王般的自尊，会有这种认为自己是真理的独生宠儿的无限放纵自己的信念。这种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太阳系中，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他们。甚至某个毕达哥拉斯和某个恩披多克勒也以一种实际上几乎是宗教敬畏的超乎人类的敬重对待他们自己。然而，由于灵魂拯救和所有生灵整体的伟大信念，他们最终还是情缘未了，忘不了其他人和他们的拯救。只有赫拉克利特才使我们置身荒郊野外，独自面对苍天和大地，从而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测度到了阿尔忒

密斯神庙的以弗所隐士^①的无边的孤独感。他不会头脑发热，感情用事，向别人伸出救助之手。他像是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星。他燃烧的目光指向内部，外表死寂而冰冷，仿佛是为了显现而显现的单纯的显现。妄想和无知的浪潮铺天盖地，如黑云压城，而他却厌烦地转过身去。在这副悲凉的遗容面前，即使是生性温和的人也会退避三舍。这样一种存在如果放在某个遥远圣地的神像中间，周围全是庄严肃穆的建筑，那么它也许是更容易理解的。作为人群中的一个人，赫拉克利特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看到他正注视一群吵闹的孩子游戏时，他满脑子想的却是一些人们此时此刻绝不会想到的东西：伟大的世界之子宙斯毁灭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永恒游戏。对他来说，人是完全无用的，就是为了他的知识的目的也是如此。他对任何人们能够确知或他以前的贤哲努力确知的东西不屑一顾。“我寻找和探讨的只是我自己”，他用一种先知的深不可测的口吻如是说，仿佛只有他才是“认识你自己”这一德尔斐神谕的唯一真正的执行者和完成者。

但是，他把他从这一神谕中听到的东西表达成了不朽的智慧，像先知西比尔的预言讲话一样永恒地值得解释，那些最遥远的世代完全可以把它只当作是一位先知——赫拉克利特或“既不说出也不掩饰自己意思”的德尔斐神自己^②——的教导。虽然赫拉克利特宣称他的智慧“既没有笑料，也没有香膏”，而只有“唾沫四溅的嘴”，

① 指赫拉克利特。

② “在德尔斐神庙里发布谶语的大神既不说明，也不掩盖，而是显示象征”。《赫拉克利特残篇》，93。

它却注定要深入未来无数世代^①。既然世界永远不能没有真理，那么它就永远不能没有赫拉克利特，虽然赫拉克利特并不需要世界。他的名声与他何干！“在不断消逝的凡人中的名声”，他轻蔑地说^②。名声是为歌手和诗人们准备的，是为在他之前的那些以“聪明”知名的人准备的。让他们尽情享受他们的自爱的这道美味吧，而对他来说，这种伙食却未免太一般了。他的名声只与人们有关，而与他自己无关。他的自我之爱就是真理之爱，这种真理告诉他，人类的不朽离不开他，而不是他离不开某个赫拉克利特的不朽。

真理！巨人之狂想！与人们何干！

赫拉克利特的所谓“真理”！

而今安在？因人类进入其他梦境而消散的一个梦境！它并不是第一个。

对于我们用“世界历史”、“真理”、“名声”等大言不惭的隐喻称谓的一切，一个没有感情的精灵也许只会这样说：

“在那散布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太阳系的茫茫宇宙的某个偏僻角落，曾经有过一个星球，它上面的聪明的动物发明了认识。这是世界历史的最妄自尊大和矫揉造作的一刻，但也仅仅是一刻而已。在自然作了几次呼吸之后，星球开始冷却冻结，聪明的动物只好死去。虽然他

① “女巫西比尔用狂言谰语的嘴说出了一些严肃和朴质无华的话，通过她的声音响彻千古，因为神附了她的体”。《赫拉克利特残篇》，92。

② 《赫拉克利特残篇》，29。

们自以为无所不知，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发现，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他们死了，在临死时他们诅咒真理。那些发明认识的动物的命运就是如此。”

如果人仅仅是一个认识动物，那么这就是人的命运。真理——他永远逃不出非真理这一真理——将把他推上绝路。但是，人只会相信那些可取的真理和那些投他所好、让他充满信心的幻想。他难道不是生活在一个持续不断的欺骗过程中吗？自然难道不是在他面前藏起了大部分事情，甚至是最切近的事情，例如他的身体，使他对其只具有一种虚假的意识吗？他被关在这种意识中出不去，而自然永远地扔掉了钥匙。只有哲学家才在他那致命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一度想要通过这间意识禁闭室的缝隙打量外面的世界。也许他这时隐约瞥见，在人们对其无知心安理得的背后，隐藏的全是些贪得无厌、冷酷无情和令人反感的東西，人仿佛是骑在老虎背上做梦。

“不要管他！”艺术叫道；“叫醒他！”满怀真理感的哲学家叫道，然而就是当他相信自己是在唤醒沉睡者时，哲学家本人却在沉入更深的奇异睡眠。也许他此时梦到了不朽或“理念”。艺术比知识更有力量，因为它渴望生活，而知识却只是惦记着它的最后目标——剿灭^①。

① 15年后，尼采仍然认为纯粹知识的最终目标是毁灭性的，并在《道德的谱系》第3篇中详尽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二、哲学家：艺术与知识 之争思想录(1872)

1

哲学思想，艺术作品，嘉行懿德，登高视之，皆相通为一。

2

一个民族的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的形象就是这个民族的形象。它的全部生活都是这些形象的纷纭无声的反映。我们要表明的是这种反映的方式。不是群众造就了天才，而是天才改造了群众。

民众与天才之间舍此还会有其他关系吗？

一座看不见的桥梁把一个又一个天才连结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无可置疑的“历史”。其他一切都只是梦一般变幻不息的过眼烟云，不善绘画者的不断的败笔^①。

① 在尼采的所有早期著作(包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中，文化、人民和天生创造性个人(天才)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问